

以德立艺 服务社会

——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杨祖柏先生访谈

宋远平



而不可求的东西。你说喜欢“名”好不好？我觉得只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取得了成绩，并属于自己的那份名利还是应该去努力得到它，只不过我们不要刻意去追求它，更不能为了达到某一个“名誉”，去伤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到了“骂娘”的地步就没什么意思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事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也去做，就值得反思了。有时对“名利”也要辩证地去看，“名利”有时候也是一种学习的动力。比如，有的作者为了入“国展”，刻苦钻研，认真创作，希望达到“国展”水平，这并非是非名利思想作怪，给自己定个目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对待“国展”，落选了怎么办？不要怨天尤人，落选了说明自己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还要继续努力。

宋：您是一位从军营走出来的艺术家，经历了从地方到军营，再从军营到地方这样一个轨迹，特别是您是从四川走出来的，现在定居在上海，请您谈谈这个经历对您的创作，特别是艺术观的影响。

杨：我的经历比较简单。17岁就去当兵了，没想到一当就当了26年，我的青春都是在部队里度过的，所以有人说我有点“傻”。我当的是空降兵，说起空降兵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兵种浪漫、神奇，其实空降兵是一个勇敢者的事业。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19秒的生命，这就是空降兵》，拍摄的是一组空降兵跳伞离机的镜头，惊险、刺激！为什么19秒的生命，估计他是按照800米高空跳伞计算的，人在没有打开降落伞时，人的下落速度在每秒50米左右。不好意思，有点扯远了！

我在部队26年来，可以说从当战士起就与文艺结下了了“缘”，当过电影放映员、新闻报道员、广播员，组织过单位参加过全国歌咏大赛并获得了较好名次。还玩过几年摄影，当时用的是120照相机，自己拍摄，自己冲洗印放，做过文化干事、新闻干事、俱乐部主任等，书法篆刻也伴随着我在部队训练的每一天。1984年我被部队推荐到空军文艺教导队学习，整个教导队就52个学员，分文学、美术两个班。文学班学习诗歌、小说创作与新闻。美术班学习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等。可以说这个队，是从全空军部队层层推荐、选拔上来的文艺骨干。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有不少同学从各自的领域游出水面。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作者石钟山，荣获第十一届全国美术“金奖”的白展望，著名画家杨东平、王界山、杨伟涛等。1987年部队又推荐我到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后来作为优秀学员留校到了上海。在上海可以说如鱼得水，有幸结识了不少书法篆刻名家，尤其是得到我的两位老师徐正廉、韩天衡先生的亲授与教导，对自己书法篆刻艺术水平的提高有了极大的推进和提高。两位老师不仅在艺术上给予传道、授业，而且在为人师表、人格魅力上都给了我很大影响。比如，徐正廉老师倡导“文艺家要贵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韩天衡老师的《豆庐十论》都对我的艺术修养受益匪浅。

宋：您书法、篆刻、刻字、书法评论都擅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书法家，刻字相对来说算比较冷门，您曾在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作品展中荣获优秀奖，在其它一些展赛里刻字作品也成绩斐然，说明您对刻字艺术研究很深，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爱上刻字艺术，刻字艺术有哪些特色，刻字艺术与书法篆刻的关系是怎样的？

杨：擅长谈不上，仅是个爱好，说全面就更惭愧了。现代刻字艺术说是“冷门”，我觉得不妥，应该说这门艺术登上“国展”舞台的时间不长，就20多年的时间，但发展“迅猛”。目前全国作者有多少没有统计过，从投稿情况看估计作者上五千人。我对刻字艺术的兴趣应该是在2001年开始的，一天，在新华书店偶然发现了《第三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作品集》，当时觉得这门艺术很有意思，也很自信。于是，把书买回家就开始自己琢磨起来了，到五金店里购买了刀具，到木材市场购买了木头，就在家里的敲了起来。2002年我第一次把自己刻的作品投到第四届全国刻字艺术展，没想到竟然入展了。从前三届全国展看，上海的刻字可以说与展览“无缘”，第四届上海也就我一入展。因为是第一次入刻字展，自己也非常认真，收到初选通知后，本来我是可以把作品邮寄去的，但自己担心邮寄会不会把作品损坏。于是，买了火车票把作品送到了山东书协。第四届入展作品是260件，当时全国刻字艺术展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现在是两年一次了。记得展览开幕式，自己又跑到济南去观展，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观展来提升自己刻字艺术。后来全国第五届刻字影展上海也是我一位入展，也算是“独领风骚”吧，哈哈！

2011年上海书协成立刻字专业委员会，窦维春老师担任主任，他在反复地观察比较下，推荐了我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从此，使我对刻字艺术倍加产生了浓厚兴趣，前年荣获了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展“优秀奖”。2014年我还利用节假日、公休日自费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志安工作室进修了刻字艺术专业。

对刻字艺术在刻字界普遍以为是从日本那里学习来的，我觉得不妥，一致想为这个观点“争鸣”，应该说中国的刻字艺术比日本早多了，既然我们承认甲骨文为书法艺术，应该说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本身就是刻字艺术，怎么是从日本那里来的呢？

现代刻字艺术是融传统刻字、书法、绘画、雕塑、篆刻、构成等艺术于一体。我对刻字艺术的理解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它与篆刻艺术的基本原理基本相似，也讲究字法、章法、刀法，再加一个色彩。这样讲大家容易理解，如果讲“玄乎”了，可能有不少人觉得不理解，看不懂。中国书协从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正式把刻字列入“全国展”，成为“三驾马车”应该说中国书协对刻字艺术是非常重视的。刻字与书法、篆刻、之间的关系，一孔之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当然书法是根本。我们不能简单的去说那一门容易或者不容易，其实那一门艺术要做出一点成绩



▲ 刻字作品：断编残简

来都是不容易的。

宋：您现在任上海书协刻字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您认为上海的刻字艺术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近年来都采取了哪些举措，请您谈谈上海刻字艺术的现状并展望一下前景。

杨：上海的刻字艺术应该说从2010年上海承办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展起，发展很快。这里，要感谢窦维春老师，在他的努力下，促成了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展在上海举办。可以说，从此，上海的刻字队伍在不断发展，“国展”入展作者也不少。上海刻字专业委员会成立4年来，已有22人次全国展，16名加入中国书协，目前，上海的刻字居全国什么位置？没有去比较过，我自己觉得上海刻字队伍还是在不断发展壮大，也相信致力于上海刻字的艺术家有信心，有决心去振兴上海刻字艺术的发展，同时也鼓励上海刻字作者发奋到“国展”上去“抢”名次。上海的刻字未来应该说是

曹宝麟第一次见到华人德的字，是在他们入校不久“燕园书画会”成立时举办的展览上。曹宝麟回忆说：“那天我陪了一师去看展览，先生在入德的作品前驻足良久，当别人介绍说这是学生的作品时，先生不信，说学生的字哪能这般老到。王先生的赞赏，让入德在北大出了名。北大为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举办百岁生日祝寿会时，组织者特意找到入德，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寿联，悬挂在庆祝活动现场。”

曹宝麟与华人德相识，缘于白谦慎的介绍。后来，他们三人就经常结伴去图书馆观摩碑帖。北大图书馆的碑帖收藏非常丰富。馆长办公室的周持、管碑帖的孙兰风都是“燕园书画会”的骨干，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华人德在为《抱瓮集》所作的序言中，曾深情回忆这一段交往：

曹宝麟君与我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皆酷爱书法，得以相识，渐成知己，已阅十载。时宝麟君攻读古汉语，从学于名教授王了一先生，课余不废临池，醉心于米南宫字，直造其室，不杂他体。这笔骏宕豪迈，如快剑斩阵。常约白谦慎君与我或聆教于诸名教授座下，或观赏金石拓片于图书馆中，或抵掌谈书艺于灯下，过夜半而不知倦。《抱瓮集》，华人德原版序，页1）。

当时北大有很多老先生写得很好，品位很高，只是精力在学术上，不以书名。白谦慎就读的国际政治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也酷证书法，并写得一手好字，他得知白谦慎对老教授们很仰慕，就热情地牵线搭桥，安排见面。每遇这样的好机会，白谦慎都会喊上宝麟、入德一同前往。

当年去拜访季羡林先生时的情景，华人德至今记忆犹新。华先生对我讲：“1979年秋，经赵宝煦先生预约，我和宝麟、谦慎去胡同园拜访季先生。我们循着门牌号找到位于一楼的一套公寓，是季先生开的门。进门见朝南的房里有两位老奶奶，先生未作介绍，我们也不知该怎么称呼。就没有惊动她们。我们随季先生轻轻走到里边一个朝南的房間，两边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架，上边整齐地码放着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经》。南面靠窗是一张旧式的红木书桌。书桌上摆着几本册页，最上面是一个红木砚盒，旁边摆着几轴手卷。看来季先生提前作了准备，我推测赵宝煦先生事先已对我们三人作过介绍，并讲明了我们去拜访的原由。当我们看到这些手卷、册页上的签条居然是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大名时，都禁不住惊叹起来。季先生先把砚盒打开，取出砚台让我们观赏。这是一方端硯，上面还有一小块血红的朱砂斑，再细看，有文彭的款。看完砚台，季先生示意我们打开手卷，我们担心弄坏，不敢下手。季先生一再说不要紧，说这些

看好的，目前，长宁、静安、嘉定、宝钢等书协在努力扩大刻字艺术的影响力。当然，刻字艺术可能在上海还有不少人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刻字艺术，也希望远平兄在报上为我们刻字艺术宣传宣传，希望有更多的作者投身到这支队伍里。

宋：近年来，书法艺术越来越群众化，可谓早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目前还有愈热的势头，您认为刻字艺术可以普及，能够普及吗？

杨：对书法艺术“群众化”的问题，我一致有不同的看法，书法艺术应该属于“精英文化”，只是因为我们有时没有按照艺术规律去办事。用白谦慎老师的话说，是因为社会变化导致了精英结构的变化，精英结构的变化，使书法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在学习书法的原因很多，不好评判。刻字艺术是否可以普及？我觉得可以培养一种兴趣和爱好，要去创作一幅艺术品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现在有的刻字作者平时不够刻苦，准备参展作品时直接就“一锤定音”，结果落选了。

刻字艺术是否可以普及，我们一致在努力，希望有众多的人加入到这支队伍里。刻字专业委员会目前正在上海师大附中开设了一个刻字兴趣班，已经近4年了，可以说这是为上海未来刻字队伍在培养“后备军”。

宋：据了解，您在书法评论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不但在《上海书协通讯》开过专栏，还有的评论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如您的《换届，你准备好了吗？》一文，就深得北京书协主席林岫好评，并被转载。这篇文章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这是很多评论家不愿意涉及的，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怎样想的，您认为一个好的书法评论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杨：说是“书法评论”谈不上，是因为《上海书协通讯》给了这个平台，要感谢他们。以前在部队里，我做过新闻宣传，也写了一些“豆腐块”。写评论都是自己一时的兴奋，看到不太符合常情常理的现象总想一吐为快，这可能是一个人的“毛病”，也不好，容易得罪人。至于去年写的那篇《换届，你准备好了吗？》，受到

林岫老师的好评，这出乎我的意料。谢谢！“换届”这是一个比较敏感话题，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自言，“犹豫了许久，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想说几句又担心没事找事，把这个正常的事情弄复杂了。”写这篇文章的考虑，是因为全国各地正在或即将进行书协“换届”工作，我自己仅仅是做了一件归纳整理的事情，希望书协“换届”换出新活力，换出良好的艺术氛围，换出书法团队的精气神来。

你问书法评论家应具备哪些素质？应该说写书法评论的作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还是少用“家”为好，写了几篇文章就说是“评论家”，可能会让人笑的。我觉得写书法评论者应该熟悉你想评论的那个专业，最好是自己从事的那个“专业”。现在有人说，如果你不具备一流的创作水准，你就没有资格评论一流的书法家。此言虽没有那么准确，但并非没有道理，你不写字，写不好，怎么去评论比你强多少倍的书法家呢？就是文章写出来了，可能也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写书法评论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准确，写张三像张三，不能写张三，李四也可以用，更不以自己的好恶去撰写。太“专”的东西写起来不容易呀！俺只能写点皮毛之事。

宋：您认为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杨：对这个问题几乎全国大大小小的书法理论研讨会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可以说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个书法家要获得一定的历史地位，应该是理论与创作两相宜。现在有个误解，以为经常写文章的就是“理论家”，不写就不是理论家，有点可笑。在大学里，有不少知名教授，不爱写书和发表文章，但他的课讲得非常好，也很有理论深度，同学们喜欢听，觉得“解渴”。所以，我比较赞同河南书家周俊杰的观点，他说：最终决定艺术成就高下的根本因素取决于书家的“思维能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理论思维，而且，将这种思维应用于书法创作，必将在书法创作上一个大的“飞跃”。如果问二者是什么关系的话，还是用那句老话吧：理论与创作是辩证的关系，互有补充。书法理论研究可以拓展创作思维的空间，创作可以承载理论，承载文化，减少一些所谓的“理论灰色”。

宋：杨老师，您的篆刻也出自名门，自成风格，在业界知名度已经很高，今天因为篇幅的关系，先暂告一段落，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创作丰收！

后记：“德艺双馨”是党和国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期待和要求，也是对优秀艺术家艺品和人品的最高认可。自1997年以来，上海市文联已经开展了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活动。这项评选活动已经成为上海文艺工作的一项品牌活动，它为文艺工作者从艺为人树立了一个以对艺术事业终生热爱和不懈耕耘来追求的精神高度，也为商品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艺术观、价值观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对于不同的艺术家来说，取舍并不相同，不妨以人为镜，以正衣冠。这次跟杨祖柏先生零距离接触，深深感受到他以德立艺、服务社会的艺品和人品，值得我辈自省和学习。且向贤者看齐。

书法神探曹宝麟

于雷鸣

字画就是让人看的。我在东台工艺厂工作五年，对手卷的展收并不陌生，就掏出手帕擦擦手，然后将手卷轻轻展开。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孟頫写的卷子也是绢本，或许是多次装裱的缘故，丝线有些牵扭，字也显得歪斜。我说了一句“这字有点靠不住”，话一出口就觉得失言了。我看了季先生一眼，季先生没有吭声，册页中有一本文徵明书札，品相很好，字也精彩。还有一本锦面紫檀木条镶嵌的宋人团扇册页，里面都是画，品相也很好。因为是方形的，比其他册页大，所以放在最下面。季先生讲，这本册页是刚解放时花八百块钱买的。我们都惊叹太便宜了！先生说，那时什么都不值钱，买这张老红木书桌才花了四十块。宝麟、谦慎都是带薪读的北大，所以手笔比较宽裕。我拿最高助学金，每月十九块五，也基本够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物价比较稳定，但后三十年的物价不知涨了多少倍，艺术品恐怕是万倍以上了。紧挨书桌的窗台上，摆着一排小锦盒，季先生一打开给我们看，都是上好的寿山、昌化石章。先生没把我们当外人，还撩起垂下的床单。指着床下一只樟木箱子说，里面有有些字画，只是太重了，不好搬，我们连说已经大饱眼福了，不敢再添麻烦了。临走时，我看到书架上有一张旧的镜片，抽出一看，是吴昌硕的花卉，已落满灰尘。地上有个镜框斜靠着书架，弯腰一瞧，是齐白石的小品，有一只蛾子正贴着画在爬，我把手镜框提起来，轻轻按着玻璃，把蛾子压死。房门后竖靠着一个大画轴，比人还高，估计是八尺中堂，我问是谁的作品，季先生说是八大山人的画。因为室内空间很小，也没法股开来看。季先生说，“文革”中家里的书籍字画统统被抄去，这些是后来落实政策时发还的。从季先生家里出来，我们沿着未名湖往回走，一路发了很多感慨，记得宝麟还说，“文革”时北大是风暴中心，这么多珍贵文物能留下来，真是不易。”

古往今来，江南才子无不钟情于诗文书嘲，吟诗，挥毫，无疑为他们的生活平添了几许浪漫和诗意。

1987年12月21日，沧浪书社成立，华人德赋诗一首：

东海三山不足论，中华自古一昆仑。
沧浪诸子浮槎去，直到瑶池饮玉樽。
吴门崔护也以诗相贺：
笔歌墨舞乐无涯，浓纤肥瘦各呈奇；
志在艺苑联友谊，意在沧浪泛新槎。
六文天籁传三叠，四体纵横播百家；
书道美今群秀起，先承后耀耀中华。

华人德主编的《沧浪书社通讯》，及时刊登了这两首诗。曹宝麟收到后，复函华人德：

大札及所附《沧浪书社通讯》第一期皆早悉。读竟是日盛况又在目前矣……崔老夫子不意乃振元之师，忆前年尝与洪波等一访芜湖。午炊尽欢，已有飘然之意，接待女郎之颇有姿色者，从而索书，恹恹之态遂引先生持其柔荑摩挲不已，而不禁生“人面桃花”之想矣。今入诗，出典如此。书社成立，崔老夫子赋诗中贺。同袍多作赓和，不觉技痒，亦滥于其末云尔；

川汇沧浪莫涣流，风流在此语非奢。不从余子争头角，要使胡儿识议槎。人望谁疑南入德，苏州正值会苏家。南庄一唱桃花面，强避阳春鬓欲华。

20世纪90年代初，《书法报》“书苑唱和”栏目向沧浪书社同人约稿，曹先生赋诗以应：源远流长数千年，碑雄帖雅盈万室。明星煌煌星河汉，播弄跼蹐惊如失。凡事无不先根抵，须向传统探实质。厚积薄发固异闻，愚氓亦堪定甲乙。雕虫区区英矜夸，浮名赫赫应战栗。我自掩耳蓬窗底，斟酌墨沈无虚日。此生已卜作蠹鱼，摩挲谁求甘饴蜜。

华人德以《有感依韵奉和宝麟兄》作答：书法复兴逾十年，热潮蒸腾推进疾。写字最是寻常事，只需三钱鸡毛笔。东置书卷展继读，老少挥洒无毫忌。大集展览继登台，会议培训翻厘出。一旦获奖浪得名。求书索字如凯风。斗鸡走马宜欢呼，挥翰操觚须静谧。君犹抱瓮勤灌园，吾亦安居方丈室。相对两不厌。聚散两依依。燕园分别后，曹宝麟去了安徽师范大学政研研究所，华人德被分配到南京大学图书馆，白谦慎留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任教。20世纪90年代，书法之于曹宝麟，华人德，终于由副业“转正”。白谦慎也离开了政治学界，到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

北大三友无意官场，淡泊名利，远离是非，没有绯闻，令人肃然起敬。他们谁都不会以书坛盟主自居，发号施令，但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人格追求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铁三角”。

曹宝麟说：“从业余到专业，说明书法的感召力有如一块摄物的磁石。每个人的择业，宜尽量调整至自适的状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更容易做得出色。”北大三友，殊途同归。如今，他们既是书法大家，又是书法史领域甚至可以说整个艺术史领域的知名学者，而燕园的那段翰墨交往，似乎早已为他们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